

CN18-0100 HKD 60.00

VISION

青年视觉

AUGUST
2009



BELIEVE IN
HAPPI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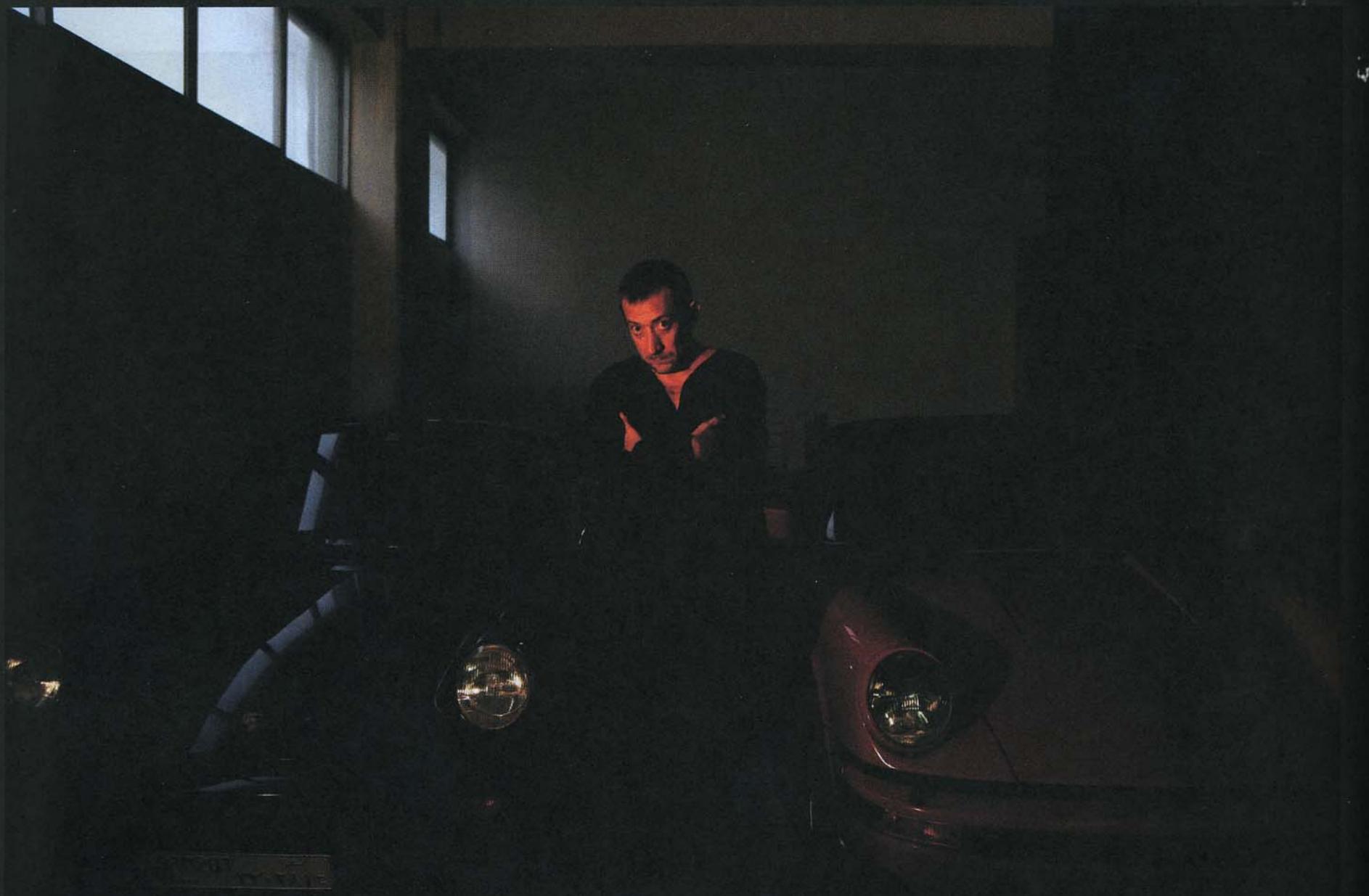
快乐是一种信心

ISSN 1671-3397



0.8>

9 771671 33904



Bernard和他的两辆保时捷老爷跑车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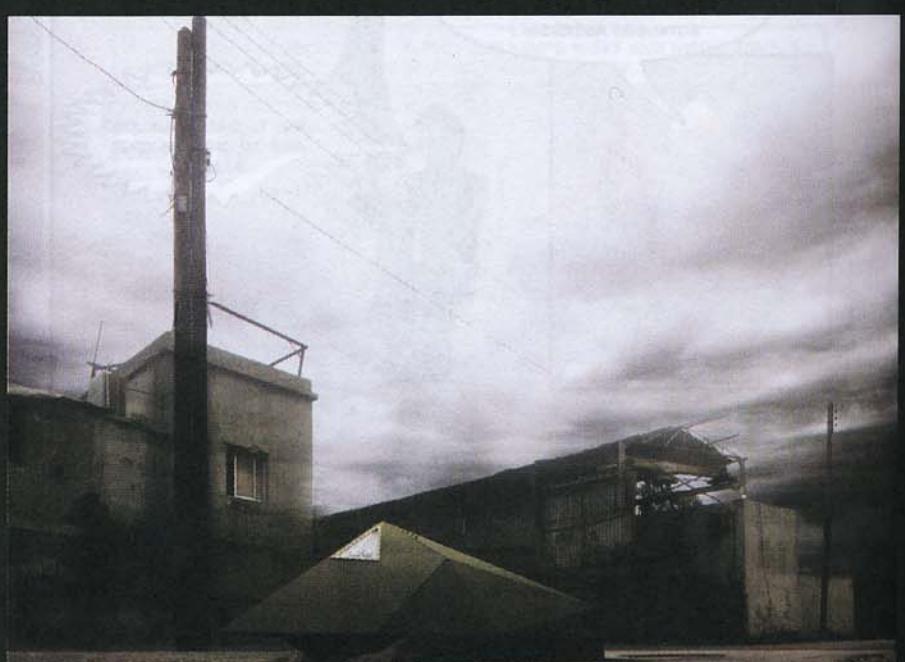
BERNARD KHOURY:

拒绝甜蜜的“好战”分子

【建筑师、艺术家】

和Bernard的相遇是不期然的。那天，我去贝鲁特市郊的一家画廊去探访我的朋友Nathalie Boustany，结果发现有个设计师的工作室就在她的楼下。工作室里，一个红色的飞碟悬浮在天花板上，看似和上一层的画廊是连通的。我注意到了工作室门牌上刻的名字：Bernard Khoury。这个名字我在孤独星球上曾经见过，哦，原来贝城大名鼎鼎的建筑师在此。于是，我闪进工作室。两个小时之后，酷酷的Bernard老兄走到他达到两辆法拉利面前，摆Pose让我给他拍照。

Bernard是中东的设计鬼才。早年在罗德岛设计学院和哈佛攻读建筑专业，后马上赶回贝鲁特投身战后重建。当时建筑界被一些崇尚法式经典和土耳其式的甜美建筑风格的人垄断，他只好重新回到美国纽约发展。1997年，Bernard重返贝鲁特，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设计的融合战争元素的BO18夜总会一举成名，从此巩固他和他所代表的风格在黎巴嫩和中东地区的地位。贝鲁特人的那种特有的傲慢、自醒和冷静，以及接近病态的炫耀，都写在他的脸上。Khoury一方面看不惯现在很多设计师围着海湾国家转的做法，但是同时他自己也还是不能免俗，手里的几个大单都是来自富裕的海湾国家。从他的众多设计作品看来，Bernard不但是一个设计师，也是一个艺术家。他设计的几个当代作品，比如披着盔甲的战犯、挂在工作室的那个飞碟，都为他赢得美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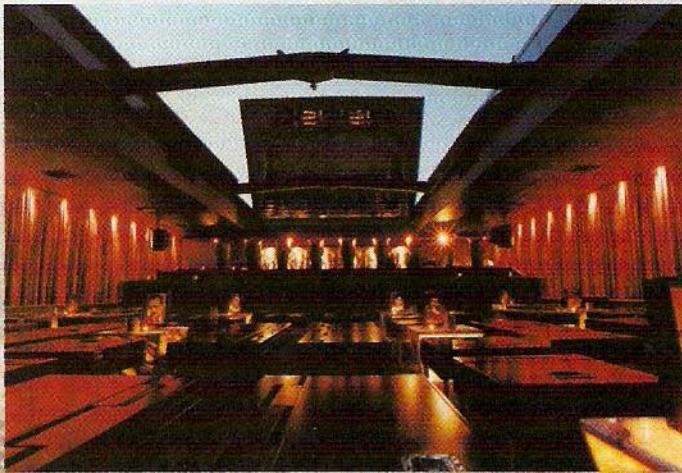
POW 08 / BERNARD KHOOURY

POW 08是一个把战俘送回敌人前线的自推式装置。超级的二进制设置能够让POW 08同时在敌线收集敏感情报，并通过热红外实时录像。

POW 08必须战俘自己手动操控，没有任何机械传动装置。整个装置靠战俘身体的挪动向前移动，由于他的手臂都在装置下面，每次手臂和地方的相向滑行，都可以足够为这个装置带来前进的动力。这个装置缓慢的移动特点也是为了考虑更加稳定、高质量的影像情报收集。

安放在返还装置里的战俘是FOV（零视野），导致失去方向知觉。鉴于此，战俘必须服从通过以C3为单位编码从无线电发出方向口令，以确保安全抵达敌人阵地。战俘被安全地锁定在装置里面，直到抵达目的地，然后通过外力帮助脱离装置。





BO18是一个音乐俱乐部，是夜店。

1998年早期，BO18在黎巴嫩臭名昭著气氛阴森的“隔离带”上重建。隔离带位于贝鲁特港附近，在法国占领时期，它用来隔离抵达港口的船队。1975年代内战爆发以后，这里成了巴勒斯坦人、库尔德人和南部黎巴嫩难民的暂住地。1976年1月，当地自卫队发起强烈攻击并夷平了这片地区。难民营消失了，筑起了一公里长的隔离墙，把这片地区和市区隔开。20年以后，隔离墙外人烟稀少和墙内人口稠密的住宅区形成鲜明对比，战争撕裂的伤痕依稀可见。

在这样一个历史上战乱的区域上开展娱乐活动是一种矛盾，BO18项目通过制造这种矛盾冲突来对历史做出回应。BO18拒绝加入那些被战后健忘症控制的天真幼稚的重建活动。

BO18



这个项目是建在地下的。它的表面潜入地下，以免被大众称为某种英雄纪念碑式的象征建筑。整个建筑嵌入一个圆形的水泥盘面，略高于柏油马路。不工作的时候，它几乎都隐藏起来了。只有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它的重金属制成的屋顶联动装置才会通过水压工作伸缩，屋顶突然镂空暴露在外，夜店的客人往上看时，城市景观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幕布。关闭的动作，意味着自动消失，是一种撤退的姿态。整个建筑被水泥和柏油浇注的外圈包围。汽车围着俱乐部做的的转圈运动以及中央聚合式的停车方式让外部也成为了一个喧闹的酒会。晚上，访客汽车连续不断的霓虹灯给整个俱乐部制造别样的气氛。

